

Paris

巴黎情事 赵波 著

1950年，海明威在致友人的信中说：“如果你够幸运，在年轻的时候待过巴黎，那么巴黎将永远跟着你，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。”



Paris

巴黎情事

赵波 著



© 赵 波 2009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巴黎情事/赵波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09.6
ISBN 978-7-80759-950-0

I.巴… II.赵… III.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84099号

出版发行: 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26mm × 185mm

字 数: 134千字

印 张: 7

出版时间: 2009年6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陈 丹

特约编辑: 陈 蔡

装帧设计: 居 居

ISBN 978-7-80759-950-0

定 价: 19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442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454

传 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Preface 写在四本新书出版之际

我有情感匮乏症，极度需要情感安慰。

情感饥渴如同小孩子等着一句话、一个眼神、一次抚摸来喂。总是感觉饿。

皮肤感到饥饿，需要有温暖的手来抚摸，心灵感觉饥饿，需要有爱的语言来催眠。

无休无止，难以满足。

这种脆弱和缺乏安全感，来自我的童年阴影，父母总是在我的身边吵架。

他们不相爱，却错误地走到一起。

于是吵了一辈子，也给我投下了恐惧婚姻和家庭的阴影。

于是，没有一个男人可以完全满足我对于情感的饥渴梦想，因为那样的强烈足以让正常男人发疯。

我每时每刻都想要拥有爱和保证，希望我爱的人拉着我的手对我说：他永远不离开我，永远只爱我一个人。

每日枕着他的名字入眠，感觉和他的世界隔着黑白两色，那么远那么好，不想从有他的梦里醒来，即使他在远方，也身不由己。

想要他带着我飞翔，飞到另外一个世界。

没有一个男人可以承载我的希望和梦想，爱上一个人，等待的焦虑先使我无望，令我倦怠，未老先衰。

我很多次飞蛾扑火般爱上一个人——又很多次心灰意冷，爱无可爱。

而写作，最后担当了我的爱人角色，给我全心的补充和体贴。

现在，我把我的笔记本电脑称为我的爱人。我床的一大半属于我的这个爱人。

他永远对我不离不弃，莫失莫忘。
他永远对我忠诚，从不背叛和三心二意。

我是一个标准的都会动物。

喜欢生活在大都市，尽管平时我更多的时间是与它隔着窗，隔着一定的距离。

我们很多人对大都会都会怀有一种特殊感情，这种感情和爱情十分相近：投入、迷恋、失宠、嫉恨、旁观、快乐、陶醉、占有、欣赏、悔意——在大都会，个人显得那么细微和渺小，一切都将成为过眼烟云，一切都将转瞬即逝，只有写作使我得以记录那一个个故事和心情。通过写作，与你相遇，这一古老的方式让我永远为之心动不已，乐此不疲。

感谢写作、音乐、艺术和生活。

感谢乔美仁波切活佛师傅的精神指引。

感谢出版人路金波和责任编辑陈蔡、刘莉以及书的设计人美女居居。

感谢提供这四本书美术支持的画界友人：张晓刚，叶永青，喻红，杨千。

感谢我的两个阿姨、姨夫和两个舅舅，还有我的两个表妹和她们的两个天使女儿，让我在突然失去母亲的巨痛后还能品尝到家庭的温暖和天伦之乐。

感谢恩师陈村和吴亮。

感谢我的女人帮：桃子，申玲，袁梅，朱蓉，谢蓉，陈彤，顾雪，王澜，陈纪元等一众女友。

感谢所有长期支持我和安慰我的波纹们，你们在博客上不断给我打气，给我写电子邮件，才让我有不断跌倒又不断站起来的勇气。

谢谢所有的朋友，所有的读者。

好人一生平安。

2009年5月6日
于江南常州老家的医院病床

Contents

001→ 自序

003→ 巴黎情事

131→ 欧洲外一篇

关于海德堡

143→ 欧洲外二篇

关于意大利

179→ 欧洲外三篇

关于荷兰

附录

203→ 访谈之一

关于单身问题

213→ 访谈之二

关于博客的话题

Preface 自序

摩尔是我抽过的一种烟的牌子。

绿色的，清心的，养眼的。

可惜，一支烟的时辰，那么的短。

烟抽完了，

人也散了。

我该留恋什么？

只有记忆里，

那支烟的滋味……



巴黎情事

1950年，海明威在致友人的信中说：“如果你够幸运，在年轻的时候待过巴黎，那么巴黎将永远跟着你，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。”

第一节 巴黎之约

在我决定赴摩尔的巴黎之约后，香港的律师朋友蚂蚁把一本海明威的叙事散文《巴黎的盛宴》带到北京送给我。

1957年的秋天，海明威在古巴开始写这本书，讲述关于1921年至1926年他和第一任妻子在巴黎的那段岁月。那是早年的巴黎，海明威很穷但很快乐的日子。

我从来没有特别留意过巴黎，对于我，它是一个遥远的存在。越是著名，越是随时会有关于它的文字画片出现，我越没有好奇心。一个城市和一个人有没有关系，要看在那个城市有没有一个可以惦念的人。

一旦有那样一个人出现，那个城市便会突然与你产生关联。

你想起它，便想起了一些真实的色彩、气味、形象。

不再是电影里的，或者明信片带来的影像。

摩尔在一年多前第一次来到中国，那是夏天的一个夜

晚，他在北京出现，他是一名记者，出过一本书，里面有他拍的照片，文字则是关于他记录的眼里所看到的印度、越南、日本和中国。

那天在北京的一个演唱会后，他和我同时出现在演出单位举办的酒会中。他和一帮驻京的老法记者朋友们在一起，那是他待在北京的最后一晚，第二天他要去上海，然后从上海回巴黎。

那天晚上，我兴高采烈，旁边一群老朋友，在自己的地盘上，甚至举办演出参加演出的都是自己人，我只是去捧场，衣着鲜亮，夏季的夜晚是明媚的，我也是明媚的：红色的吊带裙，镶着淡绿仿古的金色碎花边。每个人都在笑，生活在此刻非常美好。

我喝了很多酒，并且很快就开始散发酒意。那是我最有诱惑力的时候，我知道一个放松的、喝酒喝到恰到好处眯着眼睛脸带红晕甜甜笑着的女人有多可爱。

老法堆里的男人和女人都在向我们的中国堆靠拢，一个漂亮的法国女孩儿抱紧我，我也抱紧她，我们很快抱在一起，喝过酒了的人们凑过来看这两个醉意弥漫的小女人。

我们说了很多话，用第三个国家的语言，我忘了我们究竟说了一些什么，只知道气氛融洽。那个夏夜春意弥漫，那个酒吧叫“鹅和鸭”，摩尔就在那个人堆里出现，他年轻，清秀，腼腆，褐色的卷发，奶白色的皮肤。他一直在和我找话说，并且用一种害羞的眼神微笑地看着我，



而我送了一个中文名字给他，后来他一直用着那个名字，在巴黎的工作名片上也可以看到。

他知道我是一个写作的女人，这是他们报社另外一个记者向他通报的。

他们报社驻京的一个记者告诉我，摩尔的祖父是个很有名的作家。

后来他给我写信，从信箱的名称看得出他的全名。

莫里亚克，那个我喜欢的法国作家原来是他的祖父。

我不再怀疑，那份眼熟是有原因的。

他走近我，身上带着我喜欢的一个作家的气味。

我感到隐隐的熟悉和吸引，原来那是来自他血管深处

另外一人的血脉。

不止一个人和我说起过他：莫里亚克。

他那样的作家让人害怕提起，他所怀有的感情让人战栗。

在我的手边，经常有一本赤豆红色封面上面有莫里亚克像的诺贝尔文学丛书之《爱的荒漠》。我经常把它打开，在我短暂而又漫长的婚姻生活中，我把它一读再读，那些文字娓娓善诱，引我一次次放纵自己的心灵和想象，那既是一次次惊心动魄的阅读，又仿佛是点着蜡烛切蛋糕，在春天的冰面上进行生日派对。

除了弗朗索瓦·莫里亚克，还有谁能够如此美丽如此危险？

我不知道。

他出生在盛产葡萄酒的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尔多（我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去那里，住在他待过的一栋房子里，当然他的房间都保留着，已经成为当地著名的陈列馆了），他的父亲很早便去世了，他深得母亲疼爱，他从小就喜欢读书写作。而且，受到家庭浓厚的天主教氛围影响，莫里亚克对笔下的芸芸众生一直充满了怜惜，甚至是有罪的人，他都不肯加以惩罚鞭挞。这样的作家往往是病态的，他们的小说只需读上一遍，就刻骨铭心地印到你脑海里去了，像微暗的火，慢慢喘息摇曳着，把你深深灼痛。陀思妥耶夫斯基、格雷厄姆·格林、伊夫林·沃都是这一类的小说家，相比起来，莫里亚克对于绝

望心理的描述最为细腻诚挚。

第二节 莫里亚克

初读莫里亚克，是部中篇小说《母亲大人》，描写了畸形的母爱给儿女造成的伤害，简直就像《孔雀东南飞》的外文版。当时我的感受是太可怕了，他竟敢这样讲故事，完全不合常理。故事开始的时候，刚刚流产的玛蒂尔德高烧不退，睁大眼睛凝视着天花板上不停晃动的光晕，丈夫跟随严厉的婆婆出去了，把她单独留在了那间嘈杂的小楼之内。莫里亚克的听觉感官十分敏锐，我们可以从短暂的第一小节当中读到绿色杯子的颤动、蟋蟀的鸣唱、火车隆隆地行驶过河上的铁桥、树枝沙沙的响声，甚至连窗外的山梅花香和煤烟的气味都被暮春的夜风给吹送进来了。可怜的玛蒂尔德昏睡才醒，冷得直打寒战，却没有谁来陪伴。她只能够跟一条唤作贝利乌的狗交谈，叫喊佣人的铃绳悠来荡去，然而安装在这幢漆黑古老的住宅里的闹铃，却始终一言不发。丈夫时刻处在婆婆的严密监控之下，玛蒂尔德回想起他们订亲那天，她那身材高大的婆婆站在小客厅的平台上对着玛蒂尔德怒吼，你别想占有我儿，你永远别想把我儿从身边夺走。

再读莫里亚克，就是收录在《爱的荒漠》一书中的

《黛莱丝·德克鲁》。

莫里亚克劈头盖脸地写道：“黛莱丝，许多人将会说你没有在世上活过。”这叫什么话，她到底犯了什么罪过？语气就跟纪念鲁迅的诗歌《有的人》似的，“有的人活着，他已经死了；有的人死了，他还活着”。当故事里的女主角决心用毒药害死丈夫时，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，终于相信了杜拉斯的那句名言：“你把我给毁了，这对我有好处。”

我最喜欢的永远是《爱的荒漠》，它是我写《等待30岁的来临》那篇小说的动机。

发表于1925年的这部长篇获得了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，也为日后莫里亚克赢得1952年诺贝尔文学奖桂冠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当故事讲述到第六页的时候，忘记带口红的女主角玛丽亚·克罗丝登场了，那是一家充斥了爵士乐、吊扇杂音和嗡嗡作响的曼陀林琴声的狭小酒吧间。

雷蒙·库莱热——一个医生的儿子，他怨恨自己的父亲。他坐在鸡尾酒面前，静候她的到来。莫里亚克的描述非常生动具体，对人物内心的揭示更是细致入微，他把风韵犹存的寡妇玛丽亚比喻成童年时代走过的一条路，即使覆盖它的栎树已被砍光，仍然清晰可辨。于是，我们看到了玛丽亚那双又大又安详的眼睛和宽阔的前额，听到了雷蒙“我18岁的时候她27岁”的伤心自白，也读懂了一个少男的青春热恋。小说缓缓地展开了倒叙，雷蒙是搭乘有轨电车上学回家的，“有轨电车像活动的焰火”，瞬间照亮

了住宅四周的紫杉和千金榆，空中漂浮着朽木和树叶的气味，这段路程是他获得自由解放的时间。他们就在车上邂逅相知。然而，他不应该爱上这个危险的女人，因为他是库莱热大夫的儿子，父子俩怎么可以同时喜欢一个不安分的寡妇呢？莫里亚克很会折磨他笔下的主人公。故事的结尾，雷蒙穿过凄凉的塞纳河，走上发车站台，送别自己的父亲。老人正慈爱地凝视着他，并且在始终不肯结婚的儿子身上找到了自己逝去生命的一部分。

有一天我读到莫里亚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了那个“前天夜里”，他通过收音机听到了《爱的荒漠》的改编剧。尽管原著受到了曲解，但作家还是一下就认出了库莱热大夫、雷蒙和他们共有的情人玛丽亚。大师深情地对记者谈道：“这个小小的世界，30年前就离开我了，可又在说话，在我面前受难。”

第三节 小说中的那页

我想寻找这样一个打动了我心的异国的作家，顺着他的轨迹，我找到他了，为什么他已远去？

既然我们有缘，终于有一天，我找到了一条接近他的线索，可为什么他已早早离去，徒留我凭吊他生前的足迹？